

清儒學案

世章



卷之四 雜著

清儒學案卷二百七

天津徐世昌

諸儒學案十三

費先生密

費密字此度號燕峯新繁人父經虞字仲若明末官雲南昆明知縣累遷廣西府知府有治行兼邃經學著有毛詩廣義雅論諸書以漢儒注說爲宗先生早負奇偉之才年二十餘值流寇張獻忠擾四川先生曾於什邡起義師禦寇已而全蜀皆陷因赴雲南省父迎之歸轉徙蠻中迨獻忠殄滅兵事猶未已鎮將楊展膺明廣元伯之封督秦蜀軍駐嘉定先生爲籌屯田給兵食署中書舍人之職久之見事不可爲遂奉父入漢中溯漢江下吳越流寓泰州家焉村居三十餘年著書甚多康熙三十八

年卒年七十有七先生少傳家學中年謁孫夏峯徵君於蘇門執弟子禮述先訓以就正逾月歸徵君爲題吾道其南四字贈之嘗游京師與毛西河閻潛邱交又與李恕谷論學爲作大學辨業序其爲學大旨謂宋人以周程接孔孟盡黜二千餘年儒者爲未聞道深病之乃作中傳正紀百二十卷上考古經與厯代正史旁採羣書序儒者源流爲傳八百餘篇又作弘道書十卷弘道者所以廣聖人之道也曰統典論曰輔弼錄論明大統必歸帝王不得以儒生參之也曰道脈譜論明先聖以來七十七子傳人具在不可滅沒其功也曰古經旨論曰原教明聖人之道古經具在無所謂不傳之祕也曰聖門育材論明聖人取人甚寬不可舉一廢百也曰祀先聖禮樂舊制議曰先師舊制議曰七十子封爵舊制議曰七十子爲後議曰從祀舊制議明漢

唐以來學校不可廢先儒不可黜七十子漢唐過薄宋儒過厚也曰先儒傳道述曰聖門傳道述明帝王師儒有舊章不可雜不可改易也曰吾道述明聖教不同於二氏也竝載諸圖是爲弘道書又作古今篤論四卷朝野諍論四卷中旨定錄四卷中旨辨錄四卷中旨申惑四卷皆申明弘道書之旨又著有文集二十卷詩鈔二十卷外集二十九種河洛古文一卷尙書說一卷周禮注論一卷二南偶說一卷彙錄一卷中庸大學古文一卷中庸大學駁論一卷太極圖紀八卷聖門學脈中旨錄一卷古史正十卷史記補箋十卷歷代紀年四卷四禮補錄十卷古文旨要一卷蠶叢遺錄二卷奢亂紀錄一卷荒書四卷答簪歸來晚暇記四卷歷代貢舉合議二卷二氏論一卷題跋六卷尺牘六卷詩餘二卷雜著二卷費氏家訓四卷長沙發揮二卷王

氏疹論一卷金匱本草六卷集外雜存八卷補孝貞先生劍閣
芳華集二十卷雅倫二十六卷此外復有春秋虎談二卷未入
自定書目中其諸書皆手錄藏之家未顯於世大都散佚至清
末大關唐鴻學始得弘道書荒書燕峯詩鈔三種刊行焉子錫
琮字厚蕃著有醫書階庭偕詠集白鶴樓集次子錫璜字滋衡
著有貫道堂文集掣鯨堂詩集並能傳其家學

參史傳 子錫璜撰家傳 文

獻徵存錄 孫桐生全蜀詩鈔小傳

案刊本弘道書三卷荒書一卷與家傳所錄卷數不同乃
出後人歸併非刪減也

弘道書

統典論

尙書聖緒肇錄二典十翼本始義農紹休太古邃渺歷數綿絡

元睿土德天命垂御啟禮瞻器覆澤蒸黎開弘漬漸累代褒宣
堯舜陟位哲文恭濬光格裔海三王咸享國久遠治化敦淳承
遺謨訓周監二代王道克茂風教隆溢孔子述憲典文以待後
世帝王有所據依因時爲政濟世安民者也費經虞曰後世言
道統徐學謨云道統之說孔子未言也乃爲實論矣不特孔子
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門人亦未言百餘歲後孟軻荀卿
諸儒亦未言也世日以變道日以消漢儒始得奉聖人所言先
王成法尊護守衛相受有緒布爲政也安平易行著爲言也篤
實可用通出處爲一亦何嘗有道統之說哉魏晉而後清談言
道去實而就虛陋平而喜高歲遷月改流傳至南宋遂私立道
統自道統之說行於是羲農以來堯舜禹湯文武裁成天地周
萬物而濟天下之道忽焉不屬之君上而屬之儒生致使後之

論道者草野重於朝廷空言高於實事世不以帝王繫道統者五六百年矣經文煌煌大訓乃爲蕪亂寧可不正哉古之二帝三王皆在位倫無弗敘也政無弗平也方隅無弗安而教化無弗行也其民淳質以下從上無所異趨君師本於一人故爲統司馬遷曰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統之天子名之諸侯不敢與也況士乎後世聖人如孔子不得在位列國殊政多未合於道各趨嗜好習久相化而道亡天下日就沈溺孔子述往古以爲久遠安寧之本後世聽其損益道始有緒孔子在下君師分爲二人君師分則雜焉亂於道者其說多矣孔子道具而統失道在先王之事其得存也繫於孔子之言非事不足以定民志而養天下非言不足以記典章而敎天下豈先王規程越品物之外孔子又欲託空言以爲道也懼先王所以

仁天下者散亡不可收采一時失之千萬世失之聖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其言尙彰彰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眾人如是也賢哲亦未嘗不如是也先王憂之謂欲不可縱亦不可禁者也不可禁而強禁之則人不從遂不禁任其縱則風俗日潰於是因人所欲而以不禁禁之制爲禮樂定爲章程其不率者俟之以刑使各平心安身而化孔子欲先王之政教行之於萬世而無斁也乃以爲六經傳之而縣縣永存爲道脈矣故上之道在先王立典政以爲治其統則朝廷歷代帝王因之公卿將相輔焉下之道在聖門相授受而爲脈其傳則膠序後世師儒弟子守之前言往行存焉苟無帝王受天明命宰育萬彙有磨礪一世之大權優善懲惡公卿行之以動蕩九服取儒生空辭虛說欲以行教化而淳風俗必不能矣王天下者之於道本也

公卿行焉師儒言焉支也道者何射之鵠也大匠之規矩也入焉而各自有得者也遠射焉而中近射焉而中左射焉而中右射焉而中取其中不計其他也規之獲圓矩之獲方求其方圓不索於規矩之外也道若此止耳孔子教一人者所以教天下教弟子者所以教士大夫習之者易通教無煩曠也傳之者易曉學無艱深也其君子學古入官體國行政以誨其族及於里黨其小人受以謹身因以善俗此先王所以爲道孔子之旨則然也以孔子之道自治則德修以孔子之道治天下國家則政備宗孔子則二帝三王之道可明矣故一於帝王道則爲統傳於孔子道則爲脈後儒飾虛矜肆以杳冥不可致詰爲道枝辭爭辨爲學襲六經以就其私議於是性命之說出焉傳心之論起焉誕浮相尙聖王修身安人開國承家之實咸爲後儒所壞

亂統也者道行於當時薄海內外莫不化洽也脈也者道傳於萬世王侯下逮庶人莫不取則也合歷代帝王公卿稱曰道統庶可也無帝王則不可謂之統矣上古其氣渾噩天道也包羲畫卦爲畧神農作耒耜立市地道興矣舟楫弧矢杵臼衣裳始於黃帝人道漸大堯舜命官分州夏后成湯禮樂殊別周兼而文之人道全矣東遷以後日就陵替孔子當其時欲以道興治天命不與先王所遺傳焉雖世異政殊後世修述尙與道不遠孔子雖位不同於二帝三王而聖則一七十子於孔子猶諸侯之於天子也松柏始生核焉耳櫟之分許長之寸許蟠於地而根之及其麗風日久遠也鉅本而蒼皮歧爲大柯枝葉蕃焉上古核也羲農以來根也黃帝堯舜夏殷周秦兩漢而下歷代之君本也如漢之高光唐之太宗肅代皆與湯武中宣同功而文

景明章與元魏孝文宋仁宗明宣孝皆與太甲成康同德堯舜之德雖盛不能安後世之民生湯武之功雖高不能救後世之殘暴故曰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累代帝王厯數歸而革命奠百年之倫紀賢君繼位德厚慶長民賴其福卽中材以下之主咸能安輯一世於當時何得遂置之耶孔子修帝王之道爲萬世法本而大柯也分以爲枝七十子承焉傳焉後世之儒條葉豐茂而已非根不深非本不成非柯非枝不盛受雨露而滋養者條葉也夫德有大有小天命殊之人力異之可內省以曉也天命殊之何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人力異之何也孟軻曰冉牛閔子顏淵具體而微

東方朔云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萬物生

不能至聖人顏淵閔子已

然矣蓋千里奉一君則爲王百里一君則爲侯君七十五十三

十里伯子男而已所得大所養多所立者尊自然之勢也天地之氣鍾爲數人或數十人則其德隆其道遠散而爲百千人未也已以百千人而欲至於德隆道遠之古人非愚則倔强焉先王文謨武略聖人道全德備非後世之儒所敢輕擬守先王之法不知變通損益必塞而難施非法不可久也行法者未得先王之意云耳求聖人道德百之一以自淑學之修身可也取經傳之言而顛倒之穿鑿之強謂聖人如此吾學聖人遂得之如此自以爲古人與一世皆所未知而獨吾一二人靜坐而得之以吾之學卽至聖人是孔子所不居七十子所未信孟軻荀卿諸儒所不敢後世儼然有之何其厚誣之甚與昔羣弟子以有若似聖人欲以事孔子者事之曾子不可子夏設教西河曾子責其擬於夫子有若子夏親傳道業在七十子中彬彬焉曾子

且以爲不可擬於聖人後世之儒無所忌憚其見惡於曾子也
深矣而況於帝王之統乎欲正道統非合帝王公卿以事爲要
以言爲輔不可

宋則議論爲主實事爲末

蓋人主鎮撫四海提挈綱維士大

夫協恭共濟政和化洽澤之渥者當世蒙其休法之善者後世
著爲令皆益治保民之大當遵經據史序上古及歷代爲統典
昔先聖言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皆有損益百世可知且齊桓管
仲尙稱一匡天下民受其賜而許以仁漢唐以來治亂不一睿
帝哲王救民除暴因時爲政布惠敷恩宣褒古經興立學校使
先王之典制不致盡沒黎庶之塗炭不致久困一時賴之數百
年享之追繼三代無疑也歷世久遠諸儒皆無異辭何爲至南
宋遂敢杜撰私議而悉謗毀黜削之謂秦漢而下詔令濟得甚
事皆勢力把持牽滯過日司馬遷曰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

以成功爲統紀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晉袁宏云漢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靖亂庇人抑亦其次謂亞於堯舜禹湯文武可也乃遂不許列道統中承三代之後則秦誓次典謨訓誥內將爲大非矣不思孰甚惡可以繼聖門之旨而開後世之業況獨尊其黨之匹夫於年湮代隔已久妄以續二帝三王假聖賢之言僭名道統者也其語播流天下數百年儻談道不本於廟堂何以謂之儒說不序厯代何以知損益若不重述舊章道統還之帝王而舉諸儒公論後世不得立於聖門厯代不得顯加排擯則亦無當也已後儒以其僻說強辭竄入聖人之經擬聖人之德上附鄒魯此亦尉佗之黃屋左纛也君子或將許之與如是而後固說始可息偏行始可撥公論乃伸吾道乃正斯誠儒者不易

之定論也先於統典論首錄之以爲言道之口

道脈譜論

二帝三王前規盛制先聖孔子撰錄簡策定之爲經所以宣演
微猷翼贊崇化傳七十子七十子又傳之如父於子子於孫使
學者謹守不敢亂紊悠久至今成爲道脈故道脈斷自先聖孔
子始後世去聖人日遠欲聞聖人之道必以經文爲準不合於
經虛僻曉譁自鳴有得其誰信之經傳則道傳也秦人焚書經
文盡失儒者壁藏之塚藏之子若孫口授之二三門人討論纂
述之保祕深厚幸獲不墜經已絕復存者先秦諸儒之力也漢
興下詔追尋大師耆德收理舊業迪訓後起正定訛殘互述傳
義共立學官七十子遺學未泯經久亡而復彰者漢儒之力也
自漢而後中羅兵事書傳佚落六朝以來諸儒於經注解音釋

或得其遺以補亡脫至唐始會爲十二經

孟子古不列經宋宣和後始入

上自

朝廷下逮草野皆有其書經如絲復盛者魏晉隋唐諸儒力也
采取整葺已成師資傳次千餘年傳爲不刊之經改變古文蠶
起而立臆說而遂行矣經旨廣大稍平近實者亦不必盡剗削
焉從漢而來歲月深長姓氏更改典章不同諸儒奉經也我以
爲宜人以爲不宜行之則成過我以爲不宜人以爲宜不行亦
成過矣況感恩不忘世多有之釋憾終身古來無幾或無心之
語而犯忌諱或偶事之失而成不解一怨橫胸讒誹遂作薏苡
珠璣百升之歌詠檜之謗足以污盛德而亂聽聞是非賢不肖
之論未易悉數也故尙論者生不同時事不共厯固宜考詳始
終推量隱曲安可悉銖兩於聖賢而立論哉古人有言難得而
易失者時也不特此也難一而易二者心也難合而易乖者情